

红白蓝系列丛书(红系列二)

当代文化实验文本 zhen shi ren wen de su ming

真实·人文的宿命

——思想 传播 叙述 意义

彭逸林 著

 重庆出版社

这是极具原创性的传播学解构文本。

这是多媒体时代的多媒体写作。

文化是一种表述方式。无论精英、大众、高雅、低俗。

都共存于一个场域。

形成时代的交响。混成为思潮文化。

这是消费时代的消费写作。

感性地描述思想深度。让消费成为思想。

让思想进入情节。让思想被大众消费。

人是相互建构的。是在他人的注视下。

在对象中成长的。

没有什么比宽容更为重要的了。

时间、空间、语境。技术使叙述文化

的符号意义在传播中延异。

自由、解放、永恒。人的主题永远激励人

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

这是极具原创性的传播学解构文本。

这是多媒体时代的多媒体写作。

文化是一种表述方式。无论精英、大众、高雅、低俗。

都共存于一个场域。

形成时代的交响。混成为思潮文化。

这是消费时代的消费写作。

感性地描述思想深度。让消费成为思想。

让思想进入情节。让思想被大众消费。

人是相互建构的。是在他人的注视下。

在对象中成长的。

没有什么比宽容更为重要的了。

时间、空间、语境。技术使叙述文化

的符号意义在传播中延异。

自由、解放、永恒。人的主题永远激励人

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

真实·人文的宿命

彭逸林 著



作者简介：彭逸林，生于重庆，大学毕业后即在校作教师，其间创办过报刊，作过电视栏目制片人，从事过文学创作、文艺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现任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传播学硕士导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人文的宿命 / 彭逸林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I. 真... II. 彭... III. 传播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031 号

真实·人文的宿命

著者 彭逸林

责任编辑 戴前锋

封面设计 戴前锋 未 山

出版 重庆出版社

发行 重庆出版社书林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策划 高 岭 瞿 敏

宣传推广 陈 浩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75

印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邮购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 400016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6-7145-8/G · 2349

定价 26.00 元

父亲

我的父亲也是我身外之物，
虽然他的早逝曾使我感动；
那时 我伫立床头，
前额光洁无比 喃喃的神情，
禁不住惊讶不已，
深重的习惯竟是如此风度，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要同他永远站在一起。

那地方你可以随意眺望，
一如我俩临午的不眠常常被打扰，
打开 又合上，
多么惬意，
无物不在的音响。

我亲爱的父亲，
拾起 而又放下，
与芬芳的植物滑过洁净的栏杆；
小姑隔雾轻唤的声音，
准是在等候 在听。
宽广闪烁的星群下面，
忧郁的水守住正北的窗口，
鸟儿很低。

会有一天，
缺点和种下的豆子都完美无敌；
生性不会改变，
家居的日子，
门前矗立的大树 我父亲的标记，
开闢 无微不至，
华丽的夕阳垂金。

《真实·人文的宿命》——思想、传播、叙述、意义

自序

人是相互建构的，是在他人的注视下、在对象中成长的，没有什么比宽容更为重要的了。时间、空间、语境、技术，使叙述的符号意义在传播中延异，人成为他人的狱圉。宽容拯救文化使之免于沦为地狱，在后现代的思想家看来，当代社会的困扰是人身依附尚未完全清除又面临技术霸权。消费时代的高科技手段与工业复制，本应使人们更方便、更自由、更个人化地工作。但人身依附尚未解除的打工族，根本不可能自主选择，他们仍得像原始积累时代的店小二那样打着领带在老板安排的写字间里去做机器人。信息时代的技术，蒸气机时代的工作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落差放大了技术霸权。技术依赖、人力重复浪费、“数字监狱”、虚拟景象，带来了现代行政暴力。紧张、压抑、过劳死、竞争焦虑、技术失落、工作生态失衡，成为流行病。

自由、解放、永恒，人的主题永远激励人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

人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存在于表述之中，表述存在于符号之中。语言、规训、惩戒是制度的表述；文字、声音、图像则是表述的符号。

从永恒和自由的角度看，人为的制度就是人的敌人，但群体生活的人必须有制度，主体之间、社会关系就是制度。其实对消费社会的芸芸众生来说思想是最没有用的，他们需要的是性感的胴体、可以物质化的技术、能繁殖商品的资本。但思想却要为此抛弃它的人们营建一种制度，宽容、包纳各类个人需要的空间，尽管思想会被这些个人嘲笑，但这就是思想者的宿命。

语言中一切都是语言，是词与词的关系。意义是词的关系的总和。“说”是事件的叙述与表达，“论”是语言的虚拟与建构，思想就是创作。为此，何不让思想也情节化，寓有故事的象征。

文化建构了人，同时也会禁锢人。文化是一种表述方式，无论精英、大众，高雅、低俗，都共存于一个场域，形成时代的交响，混成为思潮文化，而“思潮文化”这个表述意味着时代的思想是立体的。本书意在尝试一种文体的多媒体写作方式，让思想现象化，使现象被思想表述；感性地描述思想的深度，让思想、思潮进入到消费社会的消费中。

思想即是创作，它必得展示，一种方式、一种文体展示思想是不够的，我就采用多种文体，以期多视点、多角度地“自我暴露”。这其中有小说、诗歌、寓言、资料辑录、分析论文、感想随笔、释疑点评，在文本上更接近于庄子的卮言、寓言、重言，更宜作为文学类作品。当年的庄子醉言呓语，是玄思的逍遥游，本书姑且谓之书写的多媒体文体吧。

消费时代的写作，叙述的革命，文体的选择是为了砸开符号的外壳，深入直觉。

应当重提学术原创。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到处充满了本雅明批判的工业复制。人们用被批判的复制方式来复制批判者并且将复制、拼贴变作中国的学术工业。在这里，我们应当重申的是感受生活，而不是复制大师。

给人一个好主意，这就是理论，它并非绝对形而上，它也创造了现象，它要求足够的感受。活得匆忙、批量复制，感受的空洞令文人失落。

不求决定论，在呓语、寓言和诗的叙述中描写现象、强化感受，思想也有形而下。

感谢重庆出版社周永健、戴前锋先生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自斟酌字句，使本书得以面世。

2005年5月8日
于重庆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虚拟真实的符号 1

本章由实验体小说导引，追溯后现代思潮的缘起、发展，对比中国文化的变迁，解析虚拟的象征性符号的文化意义。

第二章 消费、新世纪的神话 66

消费社会的消费是取其符号价值。消费社会是符号价值的王国，它符合人类象征性文化的传播特征。本章描述并分析了当代消费社会的发展轨迹及文化状态。

第三章 身体、美丽的仪式、媒介的盛宴 99

消费社会中高技术的影像媒介使传统印刷文化最隐秘的符号“身体”被公开，成为媒介的一道大餐。美正以形而下的姿态投身于流行文化中。本章对身体作为新媒介社会的基本叙述符号作了解析。

第四章 叙述、混沌与延异 118

一个信息在口耳相传中与另一个本不相干的消息粘连，迫使其延异，由符号自动生成迁延，形成因果，一件事变得不再是这件事。

叙述是对客观真实的重新缔造，它再生出另一个真实，就是叙述的真实，这个真实同样是客观而自然的。阅读因其处于不同的场景，穿过时间和空间，语言裂变，真实延异。本章解析了各类社会生活在特定语境中因不同叙述和阅读造成的延异。

目 录

第五章 永恒、自由玄思到现场播报 141

玄思永恒，这是文人的情结，是文化的宿命，但在消费社会中它正日益变得形而下。沉思永恒如今正演变为现场播报。

第六章 艺术、虚拟真实的突围、媒介的革命 195

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艺术的革命由语言实验转变为媒介的革命。媒介革命是理解后现代艺术的钥匙，旨归是突破虚拟的真实。

第七章 传媒、公共领域的使用与满足 224

中国早期贵族的“雅”歌、古罗马的广场演讲、资本主义的早期报刊、精英化的文学，都是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在近现代，它的标志是大众传播媒体。但消费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体正被私人话语渗透，大众文化的使用与满足的传播行为对精英文化的公共领域作了消解，同时也对知识/权力、信息/制度作了消解。这种“后现代”的范式同时伴生着令精英失落的媚俗。媚俗、大众、身体、平等、民主、使用与满足，消解了人身依附与技术霸权。

第一章 文化，虚拟真实的符号

孔 子（实验小说）

清晨翻身起床，我从箱子里抓出一条运动裤，上面还有去年留下的肥皂水味儿。我拉开门，“蹭”地一下窜过石板走道，在厕所里蹲下去，瞬时一种舒心的空洞攫住了我，眼看大势已去，我慢慢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对面墙壁上有几行字，笔迹很熟悉：“彭逸林，不准电话连通，国家没有人才，少数人正出卖祖国。”

长期以来我就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比如：我一直都有一种愿望，希望能扛着一把斧子从人前缓缓走过，而且剃光了头。墙上的文字突然增添了我新的疑点，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倾向？我预感到会有一件不明不白、不清楚的事，但它的方向去留我都不太明了。白露那天下了雨，据老人们说这就意味着一百天都不会有太阳。季节始终是我的敌人，它正以一种嫉妒的方式往地上掉雨，雨似乎都成了我的一种象征，如此团结一致而且持续不断，看来这一百天都只有等待了。今天正好是白露开始的第二十五天，有人竟敢在厕所的墙上写我的名字，而且隐含着一种恶毒的暗示，他

会是谁呢？

回到家里，我坐在沙发上，找来拖鞋，一时心中迷狂，什么也想不起，能想到的全是不确定的，值得怀疑的事。我把一切可以去做的都设计了一遍，把强度加剧，时间拉长。譬如：我手中拿着一本《叶芝诗选》，正翻着《范德走向远方》，接着旁边是一块酱油污迹，我找来橡皮，不光擦掉了一块污迹，还把全书似乎是污迹的地方全都擦了一遍。擦过的地方书页变薄，我满怀激情抚了又抚，结果书成了我的敌人，一本本在我手下烂开，再也不能阅读。

就在我打整完书本后，我猛然记起，隔壁天贵应当列入今天的怀疑计划。他是富农出身，早年背井离乡去参加革命（这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未经组织审查），后来“四清五清”被清出了阶级队伍，靠摆摊卖老荫茶为生。1968年“反到底”攻占了桥头商店后，有一天姑妈气急败坏地跑来告诉父亲——那时父亲还是“向阳院”的顾问，曾多次在落霞晚唱之时当众宣讲《哥达纲领批判》，并说三楼富



知识青年带领民兵打靶归来（引自《人民画报》，1975.6.）。

农出身的李天贵偷水偷电。

“你想——”姑妈口气很硬肘。

“他摆老荫茶，天不亮起床，煞黑才回家，两头都照电，还要熬水，怎么会水电费反而每月最少？”

听完姑妈这番话，我义愤填膺，万分激动地披上一件旧式棉大衣，腰间仿佛扎着皮带，在屋里踱来踱去，走到小艳面前猛然打住，对着她手臂有力地一挥：“这可能就是阶级斗争哟。”

以后我同小艳一道组织人马揪斗过这位富农出身的人，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漂亮的一招是我出的主意，给他浑身上下吊满装水的塑料袋。在阳光底下，远远看来真像玻璃缸中的水泡眼金鱼，那时我父亲热衷于喂养金鱼，我对它们怀有深厚而朴素的感情。给天贵吊上水袋，即呼应了我的嗜好，又让人一眼就知道他

在偷水偷电。上级“向阳院”很快表扬了我们：一不打，二不骂，却搞好了阶级斗争。出人意料的是天贵的力气大得惊人，一把捏着我的手腕，庚即手腕又红又肿，但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斗争精神并不丢，正应了荷马写古战场的诗句：“器官还肿着，战斗在继续”。我当时就向“户籍”作了汇报，也照过片，照片存了档。“户籍”关照我们：“看来这个人一定有名堂，能把人捏出内伤。”那以后，我们自然格外小心，把他当作练有内功、历史不清的重点对象随时准备在他的接头地点当场捉拿。不过，自那以后他再也不与人管理，连招呼都不打，久而久之，这人就被淡忘了，只有我依然十分警惕。出奇的是，前天我在大院门口翻书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站在我的身后，从肩膀旁边伸出一张脸，压低了声音问我：“嗨，看

啥子书？”然后悄然离去，如是者反复再三，几乎天天都这样干。看着他低声问话、悄然离去的神情，我有时觉得他是一只正在逝去的老鸟，有点淡入淡出，但摸不着头脑。我断定这墙上的文字应是出自于他。

自那天早晨墙上有文字之后，我就在跟踪、注意他的形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总是他在跟踪我。每次他都先亮出一张脸，压低声音说：

“嗨，看啥子书？”然后匆匆离开。到了上次看见墙上字迹以后的第二十四天，这位“富农出身”身世不明地暴死，这下我松了口气，料定不会有人可以用什么方法入侵我了。当然事情刚刚放下，不免有些“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惆怅，二十四天的跟踪，我似乎已经对这项事业中的对象有一点同伴之情了。

第二天也就是上次事件过后的第二十五天，白露开始以来的第五十天，我因为怀念故人起床稍稍晚了一些，匆匆走进厕所，没太注意四周的动静。风声鹤唳，雨依然不停，淤积过久的下水道窜出尿气臊人的火苗，使人五脏不定。我蹲下又站起，双目平视前方，心境自然开阔，目光扫过，一下子又触到了墙上的文字，它已增添了新的条目：“男方超过女方本人而且超过女方父亲，大功告成。”

这是第二次挑衅了，惊恐使我树立起事业的信心，斗争必须走上轨道。我对着泥糊的土墙，仔细观察，心中揣测着新的对手。字迹看上去与上次变化不大，但意思似乎很不相同。在这个条目中涉及到了一个男方、一个女方，再就是女方父亲。男的当然是我，女方是谁呢？这必须狠下功夫。三种关系的关键是女方，那是一切线索的汇合点。

在所有同我接触的女性中，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小艳了，她比我大几岁，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铺张而柔和。第一次接触是上街庆祝“革委会”成立，小艳牵着我的手坐在派出所门口唱了一晚上的新疆歌，又看了跳忠字舞，在这神圣的革命之夜，她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大腿上，用她的左手拍着我的右手。双手潮湿而又温暖，那些篝火之夜，人流如潮，“长江滚滚向东方”。

“九大”召开后，在居委会召集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报告会”上，我又看见了小艳，她正忙着把一些打印油印以及还没有印的稿件在主席台前的人群中传来传去。她依然铺张柔和，神态忙碌，手中的纸片“哗哗”作响。我伸手向她索取讲用文章，她在我摊开的手掌中轻轻放上一叠纸，然后轻轻把它捏拢来，我的手掌像一朵正待开放的花，

五指向上，亭亭玉立。以后在武斗的战争岁月我更和她结下了亲密友谊。那时，她英姿飒爽，身着军干服，作为一名红卫兵精神抖擞地同我纠缠不休。黄昏退去，紧接着便是黑夜。姑妈把一盏十五瓦灯泡拉出来挂在两家之间的过道上，小艳端来几把竹凳子，凳子上的竹条破了许多，稀稀疏疏。姑妈的儿子从上海给她带回来几个皮蛋，像珍珠一样宝贝可爱，她每次只剥一个，蘸上酱油，同小艳的家长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形势自然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美帝苏修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来攻打我们的珍宝岛。此时此刻，我总是偷偷摸摸伸手越过国境线，从稀疏的竹凳子下面去触摸小艳，像一个正在入侵边境线的修正主义者。而小艳，永远大公无私，铺张的身体潮湿柔和，从不胆怯退让。

小艳喜欢同我一起玩公主与王子的游戏。在夏季，她穿着短裙，我从一张床把她背向另一张床，她骑在我身上，有如藏族的奴隶主。这使我觉得好像有点亏，我总是恶狠狠地提出要与她“斗鸡”——把一只脚盘在身上，用另一只脚站在地下，两人互相碰撞，谁最先站不稳，倒了桩，谁就输。我这是想和她零距离亲密接触啊，虽然有暴力之嫌——自然女孩子是不兴“斗鸡”的。她从小就教会了

我应当如何抒情，比如：把一个奴隶主背在身上，鞠躬尽瘁。在她激情澎湃的时候，她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拉住我的手把它们塞在她身上最潮湿而有阴谋的地方。我知道“地主婆”又开始“生病”了，而我则是假装的医生，双手沾满无形的药剂。就在这个时候，雨总是恶毒地掉下来，门边旧式大衣柜上的铜把手在我身后“哗啦哗啦”直响。大哥在外面石梯下到处喊我回家吃饭，屋子里檀木衣柜的馥郁芬芳同沙发鞣羊皮的褐色令人出神入化，印度的花朵就要在某一处开放。而在另一个季节里，我脱离了小艳，匆匆忙忙与上大学的同学结了婚，看来不是每一件事物都遵守逻辑的。小艳作为大龄青年，自然也定了亲，据说是男方主动追求她。从此，她很少上我家的那一层楼，除了听她傍晚唤鸡回家的声音之外，几乎音讯阻隔。如果我假设这突然出现的条目是她所写，那也无非是一种向我告别，并最后致以仇恨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天里，一切正常，小艳已经出嫁。那天全宿舍的人排成一溜线，抱着各色被面、毯子招摇过市，把她送到男方家里，整整齐齐坐下来吃了一顿饭，欢欢喜喜过了一天。我在暗中窥伺小艳，但见她雍容大度，面无异彩，而主婚人就是小艳的父亲。

第三轮的二十五天开始了，早上我擦完书起来漱口，拧开水龙头，一面顺便把尿撒在下水道里。早晨的水龙头流出泥黄的水浆，充满了铁锈味儿，那是不能饮用的，我蹲在水池旁一直在观察，从早上到现在谁也没有升火做饭。突然妻子大声恶心，反呕的声音惊得姑妈平时宠爱的小猫闪烁不定。妻子多年以来一直孕而不育，反复无常，这次怀孕同样没有任何预兆。姑妈很贼，隔着厨房的玻璃窗向我打手势，我知道怀孕的日子又开始了，心情顿觉沮丧，返身打开橱柜，同姑妈一起制作酸辣面。

这一天，我已经估计到命运会在半路上伏击我。我有意避开家门前面最近的厕所，从厨房边门出去，往后面走。刚一打开门，但见一排粉笔大字赫然在目：“祖国的希望，爱情的象征，小五年计划，一年置穿，二年置表……”用不着再去探求事实和情节了，这个人肯定与我共生共存，休戚相关，而且离我不远，并十分熟悉我。他（她、它）什么都知道，连我刚结婚的家庭打算也写出来了，就差没有给我安排计划内同房时间表，单就这种亲密关系我就不能排除妻子作案的可能。这次计划外的怀孕，使她反呕之声极其恶劣，静止的水开始摇晃，生活变得跃跃欲试。从小艳时代起就得了要领的雨水不断从天上滴



知识青年带队干部辅导知识青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引自《人民画报》1975.1.）。

下来，每到黄昏暂停的间歇，蚊虫蜂拥而至。父亲提着药用喷枪日夜与蚊虫作战，母亲穿着拖鞋在房间里整日走来走去，脚下踩着蟑螂“噼啪”直响。到处都有草鞋虫的味道，我怀着谨慎而谦虚的意志打开橱柜，迎面扑来一股蟑螂味，面都发了霉，煮到锅里，汤水黢黑，我倒掉面水，再添清水，孜孜不倦，整整一个上午都显得精益求精。

逻辑和规律锻炼了我，也丰富了我。有人四面出击，不断把字句输送出去，在墙上、过道上，一系列活动的阶段性我都十分清楚了。第一次是阶级斗争，第二次是爱情，第三次是家庭，第四次又会是什么？我深信它会接二连三定期发作，而我则会被这定期发作的粉笔字追赶得无处逃身。

现在又一个二十五天到了，是白露季节里规定的一百天下雨日的最后一天。一切都必定按自己的内在规律发展，头一天就有人给我寄来一本诗集，要我指正。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一

位诗人，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写下不同的字句，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道理？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写下的字句里顽固地坚持一种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可从此以后，凡经我手办理的事都满是人道者崇高的悲剧，每件事反复无常，直到把人累死，一到结尾就风云突变，从来办不成，自己反到成了一个被包围的坏人。腋下夹着挂包，整天走来走去，日夜忙个不停，晚上回到家里，妻子免不了冷眼相向，自己做贼心虚，跨上木床一把扯过大衣盖在身上，脚趾还露在外面，“夏天不用盖脚”，我满心抱歉对家人笑笑，父母见了也直摇头。

这些天妻子谴责我的倾向加强了，这使我心中很有意见。一大早，教研组分工考勤的副组长国良先生就来通知我下午全体学习，准备“评法

批儒”干部大考，专门叮嘱这一回是要记入档案的。我一面答应下来，一面随手在桌子上写着：

“如何克服骄傲自满，防止资产阶级法权？”

这时姑妈端着空碗从里屋出来，但见骤雨初歇、阳光洒满大地。她惊喜得大叫：

“白露结束了！”

我猛然倒抽一口气，仔细看了看我写下的笔迹，我明白了，所有的字句其实完全是我一个人无意之中在一段时期里写下的，我就是我自己在某个季节里曾见过的那个人。

彭逸林，男，汉族。

1950年生。

1968年高中毕业。

1968年至1970年在家待业，兼事地段“红小鬼”筹建组副组长，分管组织人事。

1970年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动员，受到下乡当地公社组织的热烈欢迎。

当地各级组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知青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她是一位英姿飒爽、身着军干服、扎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这种形象以后一直都是我倾慕的模式。她把我调到公社小学的初中班，我一面



向阳院中的黑板报（引自《人民画报》1975.11.）。

教物理，一面上体育。在上山下乡的几年里，我茁壮成长，很快学会了今后生活中用得着的一切人生手段。1973年，由于表现突出，受山乡父老推荐，到省城“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批林批孔”时，全系公推我参加省际演讲交流，校图书馆专为我开架借书。我以“公元前五百一十三年，西边来了一匹英俊的白马，上面驮着一个五谷不分的老人”作为“批林批孔”演讲的开头，准备重返山乡宣传大政。

接下去应是孔子挨着问路却被渔夫、农夫、砍柴人挨着咒骂的“大批判会”。对于这接下去的情节我始终无法很好地把握，既不动，也不深刻，这使我好几夜都失眠。我想起古老的《世说新语》这种笔记体小说或许对我有些帮助，在翻阅线装《世说新语》时，我发现了一些散乱的卡片，多是用借书卡草草写成的，有些地方很是费解。这些书中的卡片连同卡片外的书都已打包成捆准备卖给废品站，只是由于“批林批孔”它们又留了下来，这些卡片中的文字连缀起来就成了前述的故事。据熟悉校内情况的教师告诉我，这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留下来的字句，他早已神志不清爽。但在我进校时那人似乎并无异样，我常常看见他一脸安详之气走进饭堂，仿佛刚刚平



文化大革命中大队理论辅导员向社员宣讲反孔斗争史(引自《人民画报》1975.3.)。

息了海湾战争，正手持《吠陀》在菩提树下讲经。他不大看人，目光与人对视时总是显得很远，似乎在看别人身后的背景，他正是我记得在某一个季节里曾见过的这种人。只是有一点使我同他有了隔阂，他在好几年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个名字，而他自己并不叫这个名字。数年后，学校推荐出来的恰恰就是一个叫彭逸林的同名同姓的人去“批林批孔”，查阅他的笔记。写到这里，我私自想，孔子的细节应当不成问题了。他被农夫骂过，被砍柴人骂过，又四处亡命、鸡飞狗跳，经历了好几个使人困惑的阶段，被后世称作“孔老二”。而两千多年后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却最终发现，所有骂过他的人其实都是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在一闪念之中，孔子的真正细节就为我所掌握了。



文化大革命中向阳院联欢（引自《人民画报》1975年11月）。

向晚时分

多少年，我揣度一种猜忌，
打听到一点消息就揭开背影；
 握住初孕的小手，
后面的花园不是很静的吗？

飞鸟与飞鸟来过了，
搅动如花的枝叶；
无花的球茎长得越来越大，
没有谁敢在这里吸进洁白的空气，
水底的气泡比将雨的云朵更加美丽。

你清早起来打扰了我，
现在就要拂门而去；
 门锁也暗自感动，
阳光因等待你而变得宁静。

我曾想怎样从你面前走过，
像孩子们在轻雷滚过的风中。
 你总是望着窗外，
在看过我一眼之后。

从那时以来我就一直在想：
清晨醒来会被什么打扰？
隔壁有声音就惹起我挂念。
 我答应过你，
到那个季节我要去看一看，
有天我打开门却一无所见。

阴雨落下的时候，
这所房间看起来多么干净。
什么时候我从隔壁过来拥抱你，
 什么时候涂上许多肥皂，
 顿感相爱相亲。

很久以后我从老远的地方看你孜孜独语，
不记得现在是否卷起了圆顶蚊帐，
不记得衣架是否都已找到？
 亲爱的，
午睡起来可真不容易，
有一个词我已经忘掉。

花朵落下，
 众鸟相亲，
 蔚蓝的姊妹开口，
 金色的院落杳然无音。